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二十九

明 鈞南張 岱著

河渠志總論

夫黃河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余觀宣房瓠子之歌
以漢武帝之威令漢武帝之物力一渠之決尚且不
能遽塞乃發卒數萬人天子自臨其地形刑白馬沈玉
鉞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柴薪少
則又下淇園之竹以為之楨至尊臨幸以全力注之

而亦不能遽成其功則河之為害也大矣後自瓠子
口塞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
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水不為患漢武興舉蓋寔以
秦皇之力行堯舜之心水行地中可教民樹穡而河
無汎濫則南北之輓曳可通繇是瀕河居者朔方西
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
輒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淡水
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畝他築拔山通道者不可勝

計則河之為利也亦大矣唯其為利大故三代以至
漢言水利者無不以漕兼溉鄧艾屯田又以溉兼漕
後去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絕其後事權變其中
猶敢復言溉乎唐宋以後河之為患有甚有不甚至
元而黃河南徙至正十一年用賈魯為總治河防使
鑿求大禹故道乃於黃陵岡掘得石人一眼其背有
文曰石人一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於是賴人劉福
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騷動天下龍戰十餘載我

高皇帝奄有四海留意河渠歷朝以來治河諸大臣如宋禮劉大夏徐有貞朱衡潘季馴王宗沐輩宣勞効力屢建奇功利害相半及至崇禎十六年流寇橫逆開封一決數百萬生靈一刻之間化為魚鱉河之為害直與我明相為終始而防河之法無他謬巧止在勤於巡邏稍有滲洩則隨築隨修昔年朱衡治河功已就緒一日巡視某所河忽崩一隙水貫如注勢不可遏衡錯愕無措驛丞胡燁進曰公手下從者

千有餘人。卸一禪囊土塞之可立辦也。明日請各以布償之。衡如其言。頃刻立塞千丈之堤。潰於螻穴稍遲一刻。則前功盡棄。費且鉅萬。猶不能成。而燁以一時權宜。暖談之間。克捍大患。倘得如燁者數人。為之防堤緝岸。則河患雖大。亦不能為患矣。

地之為勢。不滿東南。海水周地。四維北海。最遠東夷。女直為黑水靺鞨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為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為

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城頭北東入海西
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墩煌今肅過
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為即西珥河與漢志
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高今雲南為滇池其地古有
黑水舊祠而知之水顛流入蜀注海故名滇池中原
之水黃河出西番朵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
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千五百有水路地泓方
七八十里高瞰若星列且云星宿海也滙為二大澤

復渚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末二河
東北流經崑崙山南為九度河水清騎可涉貫山中
行西戎都會為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南折而
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北自貴德西寧境至
積石經陝西之河州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
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
南入冀州今山西境凡九千餘里其來最遠蓋元學
蒲察篤寔之所窮也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

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
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乃因其性而
導之又南而至華陽自南而東至底柱今南陝州之
三門山也又東經孟津過洛汭今鞏至於大伾今大
名濟縣臨河之山也北過泲水今真定冀州北枯陲
渠至於大陸屬中山今真定邢趙深三州地也北分
其勢播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潔
一水先儒誤分為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

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
海豐絲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
河徙磧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枣東潰金隄在
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于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
原今德州也徙頓丘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瓠子口
今開州界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即大野也始通淮泗
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
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信

都勃河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
決博州溢魏州博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
決鄆州博之楊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楊劉今
東阿縣也 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

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榮澤頓丘泛于澶濮曹
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今徐州也入於淮此河入
淮之始也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尋溢滑澶濮曹鄆諸
州邑浮于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

時決冀州棗強大石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
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受
河患焉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渦河今壽毫
蒙城懷遠間也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
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當時九河
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

馬頰河在今

平原形存沙渠遺跡而已大任之北不行矣雍州之
水自西近塞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皆黃河

統帶又有弱渭注汭漆沮澧諸水弱水出吐谷渾界
窮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
餘波入于流沙注出平涼府峴頭山經西安府邠州
涇陽至馮翊陽陵縣冬高陵入渭上出渭源縣鳥鼠
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河汭出隴州弦蒲
數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
沮自坊州昇平縣北于午嶺今宜君縣也出富平縣
合漆澧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會同入

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北來經古蒲汾平間
又有汾衡漳恒衛沁諸水分出靜樂縣太岳即霍山
也至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沾縣大龜谷今樂
平縣名清漳一出長子縣發鳩山今潞安也名濁漳
即衡水也俱東北流至阜城東光縣入海恒水出曲
陽縣東入沁水至高陽縣入易水西南流至行唐縣
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衡水衡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河
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

於黃河在真定者出輝縣沁水出渾源州恒山南流
入定州至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易州安州至高
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為尾濟河過直
沽入海滋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真保之行唐
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雁門代州東流從
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海並并
州之水曰王河漕道也曰盧溝河漕道也曰白河漕
道也曰沁水漕道也皆入于海豫州之水黃河自出

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
孟津孟軻溫汜水武陟河陰原武滎澤武陽中牟祥
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至亳縣
合馬勝河城西北比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
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壽州朱仙
鎮之間或溢兗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
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入洛
出陝西冢領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

渾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
濟即洸水漕道也出濟源縣王屋山歷潞公臺至溫
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為滎即滎澤也東出于陶丘
之北今館陶縣也又東至荷今已涸曹州也東北會
於汶今汶上縣也又北東入于海波為洛水別流孟
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漕道也淮漕道也北入
于海又有漯漯雷夏灘沮洳溜灘漯出長山縣長
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漯出歷城縣入濟雷

夏澤在雷澤縣灘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陽溝
至蒙為灘東入于泗上漕道也出泗水縣陪尾山又
出鉅野受沛水下流于睢即汝水文漕道也淄水出
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濰東至壽光灘水出瑯琊郡今
諸城縣經高密昌邑灘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
澤數曰雲夢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于四
川之梁州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茂州汶川縣東別
為沱經叙瀘重變入瞿峽過巫山出夷陵州荊州至

於東陵今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
九江二府合彭蠡今鄱陽湖口也經安慶池州太平
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之
下始為氐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為漢過武東中
州今武當也為滄浪之水過三澨郢也今為承天府
至於大別山今漢陽也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
水同趨海沅辰漸元叙酉澧資湘九水是曰九江皆
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

楊子江衝北岬甚急與江水俱入海揚州之水北至
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南贛汀吉
合衡水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
瑞洪所聚饒撫信浙之諸水于鄱陽今九江府益名
其入隙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也蓋諸
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匯而為震澤在
吳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常之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
潰西來衆水而下溢為三江吳江界于吳松江震澤

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皆是靖江太倉東北入海北為江北通秦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不及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蘇之邗溝今運道也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自揚之儀真而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達京師也廣西之水一曰離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為二故曰離又名桂江合

桂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
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為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
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明府也經容縣合容江
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
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之富州之
西洋江入田州經象州今柳州也合柳江至南寧府
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為潯
江貴州之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

古夜郎地又為黔中隸牂牁郡今普安州也東北下
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
柳江即為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為二入梧州大江西
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又名西江至番
禺流入于南海廣東水一出博羅縣西流者為東江
一出江西大庾嶺為潁水至韶之英德為貞陽峽一
出湖廣柳州經武崗南入南雄之樂昌為武水又南
與潁水合而為曲江過三水縣與江西合即上牂牁

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於海雲南之水曰滇池出
徵江高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者
故云滇大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
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於海
其四海之水北海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于
登萊東南至于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崖
又南至于安南占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于交趾
海外西南夷入東南夷海島中互市皆自崑崙山前

而行海水東流三歲以為來期西流三歲以為歸期
乃知雖有四海勢盡趨東也是皆禹貢之遺也今即
縣異而名故稍差次焉而河漕之治興

黃河禹之治河治水而已國家引以資運焉河東北
流入海其性也今自淮及徐引之南注五百有餘里
凡四潰會河之處泛溢易決固其勢也國初都南京
未引以資金運則時決時治之而已其始元年決曹
州遣大將軍徐達往治達開塌場隙引河入泗以濟

北方之南運者七年決開封潰太黃等隄詔河南叅
政安然塞治作者三萬人十四年河溢灌原武祥符
中半諸縣有司請治上曰天災也護隄而已勿困民
十七年決杞入已河被河南數州遣使者率所在丁
壯塞之二十三年決鳳池遂寔邑永成諸縣命發興
武等十衛士卒與端德屬縣隄決隙其秋決南陽漂
沒民舍遣使者賑贍萬五千七百餘戶發淮揚蘇松
民丁二十五萬二千餘人脩築岍隄明年決原武黑

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
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遂淤又由舊曹
州鄆城西河隙漫過安山而元會通河亦淤其明年
決陽武浸淫及陳州中年太原扶溝十一州縣詔興
卒作治其後洪武三十年秋決開封城不受水者而
其冬蔡河南徙入陳州永樂三年決馬村堤其明年
隄陽武黃河決岬及中年汴河北隄而是時成祖遷
都於北京矣九年河決壞民田廬舍益甚命工部侍

即張信往視信言祥符縣有黃河故道岨與今河平
宜可濬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延瓚率運木夫
同侍郎金純相治之時工部尚書宋禮督開會通河
命禮兼總之詔給開浚民丁米鈔蠲戶內是年稅租
河南山東人皆喜願効力凡役丁壯十一萬四百人
三月成功自是與會通河合開運河為引河南注資
之為利而河失其北流之性衝決過甚運河反淤利
害參矣明年決陽武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被數縣

隄與原武大賓隄俱急流衝處決塞時有遺工部主
事簡芳按視芳捲土為埽樹椿捍堤園木作四釘椿
其中寔以石脚貫橫木表屬之正統三年決邳州灌
諸邑山東魚臺望鄉嘉祥尤甚命隨宜捍築十三年
河決新城八柳樹源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
灣東堤奪濟疑汶入海路以去諸水泛之泄壞敗民
廬無算景泰三年天久雨沙灣復大決近河地皆淹
沒命工部左侍郎王永和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

璞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工部左侍郎趙榮先後
治不工者六年翰林侍講徐有貞自請行詔以為僉
都御史有貞至散遣工卒自行河相度明於心乃疏
言禹之行水之道也宜首䟽其勢平乃治其決
決止乃濬其淤繼之以法因作渠歸隨宜先後之渠
則異流同歸雖乃上下櫛比以次啓閉渠起金堤張
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梁又九里至博陵陂又
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

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寧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
又三十里至大豬潭越范暨濮上而西凡渠數百里
經澶淵接河沁河水過則害微則利有貞節其過
導其微復渠而歸之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於是水
不東衝河灣更北出濟曹而河西鄆東曹南鄆北且
灌田數十萬頃有貞參綜古法加神用焉乃鍵以水
門捍以長堤堰有九崇三十有六尺厚十之長百之
門之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堤之厚如門崇如堰長

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寔之石鍵以鐵蓋合土木
火金而平水性而報功成又導洛泗之源於山涯澶
濮之流於澤潯漕渠繇沙灣北至臨清南至濟寧作
放水師于東昌龍灣魏灣凡入水盈丈則開而洩之
皆導古河以入海因取金水于母之義沈玄金為物
象鎮焉始議者欲并渠勿治以海漕或議鑿渠發京
軍有貞弟請蠲河漬牧馬傭而已有言沮者上使中
使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數一一壺之數五注

水二壺五穀先涸中使還報上：惟有貞之所為益
後五萬餘人用木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
千緡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麻藁倍荆
土石亡筭而用官糧五萬為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
是為景泰四年是後也君子以為才天順五年黃河
溢潰汴梁土城溺者不可勝計詔工部右侍郎薛遠
往視遠分治既績乃作石牐於揚州門以限內外時
啓閉明年癸丁壯千開祥符曹家溜弘治二年河決

原武支為三一決封丘荆隆陳漫祥符長垣而下趙
張秋衝會通河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
陽儀封考成歸德至宿州彌漫不可禁議者幾請徙
河南省避之孝宗以為憂以白昂為戶部左侍郎往
治昂舉兵部侍郎婁性佐之後丁夫二十五萬築陽
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州古睢河
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
令深廣又䟽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陳三十六縣是

河入淮注入睢。入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寧昂
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
州至吳橋脩古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
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及河益東北分治而
東南主䟽五年復決荆隆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
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朝議遣工部左侍郎陳
政督治未幾政卒廷推劉大夏為副都御史往大夏
以張秋鎮上流為儀封縣之黃陵岡黃陵岡上流為

榮澤縣之孫家渡皆宜䟽治檄河南叅政朱瑄僉事
張鼎董之其明年張秋大決奪汶入海水怒益難垂
成而敗者屢矣論者迺謂宜復海運孝宗復命太
監興平江伯銳往魚治乃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
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鑿孫家渡口河
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䟽
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
流既分水勢漸殺乃塞黃陵岡之決荆隆口之源築

兩長堤壅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其自武陵屬之碭沛
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荊隆口起于家店及銅
瓦箱東橋至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西堤
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患漕相地于舊決之南
一里許用減水埧法植木為杙中寔輓石上為衡木
著以厚板上埧巨石屈鉄鍵之液榘埴之埧成廣袤
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甬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
竇可通水溢則衝齧殺涸則河漕存自春徂夏張秋

之決塞賜名安平鎮興銳大晏皆錄功進祿秩有差
而遷張鵬為副使專理河事踰年孫家渡漸壅而奔
流鵬復䟽治之由朱仙鎮以復項城故道蓋五年而
成功

李東陽安平鎮減水埧詩黃陵岡頭河水黃衝
沙走石聲礮礮北趨平原下廣澤直埧運道無
津梁坐令漕舟百萬若山壅民壯賈舶徒紛籠
帝遣臺臣出治水二性碑兀難為降千金作埧

萬夫力頃刻下墜輕豪芒臺臣焦思廢食援夜
夢神禹授以玉簡青琳琅水行在導不在障
以水石爭濤瀧地靈順軌水恠伏河遂南徙歸
徐方曰高為陵下為澤復有石堤爲華長如岡
豐功偉績不可以數計此乃餘力非末強憶昔
文皇建都向燕薊中導汶泗通漕網尚書宋公
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武功何人亦奇士盛
以勲績為文章四十餘年復一決嗟此之績安

可忘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此記正屬臣東陽
使江東來一登眺風日颯爽炎天涼是時臺臣
入兵省吾在江湖思廟廊但願此江不墮河不
徙縱有帶礪無桑滄按陳恭襄名瑄武功徐有
貞也

始河自清河隙入淮至劉大晏治之自宿遷小河隙
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
淮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溫家馮家等隙又北

衝黃陵岡埽座溢入賈魯河敗張家隙等處縷隄循
運河大隄東南行賈魯河下流淤亦出張家隙合而
南注遂決楊家隙道曹單城下直趨沛飛雲橋較前
徙又北百二十里朝廷勅工部左侍郎崔巖兼右副
都御史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之代
以右侍郎李堂屬薊盜起未即工八年復決黃陵岡
是年決曹縣以西徙縣北東行曹單民被害益甚以
命右副都御史劉愷為大堤起魏家灣亘八十餘

里至雙堠集御史趙璜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其
後十二年河決城武縣沒焉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
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運道大阻下
廷臣議其明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里吳人盛應期
起田間為總河都御史謀䟽趙皮寨支河綿亘數百
里以濟運道乃趙皮寨為上流地高於河土皆沙疏
隨淤功勿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率數萬治之益
無戒百姓怨應期坐免歸乃命工部左侍郎魚食都

御史潘希曾往代其明年豐沛單三縣隄成是歲飛
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闌而沛豐以北稍遠
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道口復淤議
者欲引沁鑿衛置教倉衛輝由渦經汴達陽武陸輓
之始由衛北運言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天
和專脩復故道而已天和既濟河未幾河忽自夏邑
太丘等集衝數隙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
二洪趙皮尋塞若天助然是為嘉靖十三年蓋河勢

南徙便運道矣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孫
繼口出徐之流淤二洪大涸河臣若河南山東撫臣
皆獲罪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兼都御史督理以
旂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
入之洪沛以南障之隄如會通河制運通矣許之以
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
八月而成上嘉悅晉秩賞賚是為二十一年是時河
益南徙益被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

在焉議者以為憂三十一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從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一年河忽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間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一帶苦之四十四年河盡北徙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漫散湖陂以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時工部尚書朱衡與右僉都御史潘季馴請開盛應期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

有奇濬舊河自留山連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
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而水南趨秦溝隆慶二年河
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
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西崖東山不得
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十餘隙枝散
幹微淤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弃幹
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板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
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餘則又議黃河運而開膠

河二河海運之議起矣都御史潘季馴則惟求復故
道而已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餘里大疏八
十里故道漸復六年少保工部尚書朱衡兵部侍郎
方恭悉罷膠河議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
築南北兩隄延袤三百七十餘里始議列鋪布夫脩
守如河南山東黃河例萬曆五年河決崔鎮淮決高
家堰洪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季馴為右都御史
總理河漕維時人言海口當䟽季馴言海口不能

以人力䟽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
崔鎮東河淮正流使竝趨入海天予可其奏李馴為
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黃浦涸得龍首以獻其大
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其以都
御史治河常乘小艇行河風雨大作震撼波濤
中幾覆絰樹杪乃脫萬曆中以刑部侍郎再起
治河築高堰捍河而入之海後卒三年凡築土

隄丈以億計石堤以數千計塞河以百計濟運
河以萬計開填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而高堰
工竄鉅率馴時上與傭伍雜處風雨葦舍中無
間也累遷南刑部尚書以言官蜚語坐鑄秩率
馴去河復不治後以右都御史起率馴于家滿
九年復原官為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漕河漕之道三曰陸曰海曰河陸之運費海之運險
惟河為宜元人外有海運而內有會通之河會通河

者自任城分汶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
濟通江淮漕又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
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臨三十有一度高低分
遠近以節蓄洩此其舊也蓋山東濱海水東注海而
元人逆而西之明初太祖都金陵餉悉仰給于南江
西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
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所給遼東軍
士一用海運而舳舻侯朱壽航海侯張赫常掌之其

末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
為平沙而會通故道闕不問矣成祖治京于燕自上
供以及百官六軍悉仰江南梁稻則用海運法兩浙
自浙入於海吳會自三江入于海淮北河南自河淮
入于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於海皆會直沽達于
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溯
白河逆于張家灣輸京師而海時溺計臣曰險乃江
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

入衛河指天津輸京師而車徒亡算計臣曰費於是
屢有言開會通河使者濟寧同知潘叙正以請上使
工部尚書宋禮相度還奏便於是遣刑部侍郎金純
發壯丁十有六萬塞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淪河灣抵
舊曹州一帶河道開黃河故道起開封城北下逮魚
臺塌場口以溢漕河而命禮董之元人故引山東泉
悉入汶河又以汶雜洸上併洸不能勝東注則為堽
城堤截會洸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之天井關而分

水爲天井閘者唐尉遲敬德之故閘也始敬德爲盧龍節度使爲一鎮餉引河爲之而元人因其故蓋以天井之南注之淮安淮安捷入海以天井之北注之天津天津捷入海而陽穀壽張之交地勢控天井者數丈水留不走直可載數十石耳故終元之世不敢廢海運而禮以爲憂有戴村老人白英謁禮曰南旺地聳盡分水於南旺導汶趨之母令南注流北傾坎其南九十里使流於天井其北百八十里使流于張

秋樓肛可濟也禮乃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填戴村迂而遠之過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分注之九年道大通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過淺胎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若涉虛然上為罷海運專事會通矣禮卒屬餉道平江侯瑄尋宋轉運使喬惟岳所鑿淮陰故道開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陳達淮循宋轉運劉璠所開沙河道浚新莊河一帶葺漢陳登所築高家堰防淮者使

淮水不東侵隄清江浦鉛鉉池柳浦灣迤東障黃河
之漲乃開清江嚴啓閉令都漕掌鑰非漕船鮮船莫
得由閘進隄立淺鋪築牽路植柳陰穿井泉自淮以
北一帶而運舟至淮者無過灞渡河之勞阻國朝自

係一事

作京于燕始命平江侯陳公瑄海漕歲百萬石既而
議通河漕亦屬平江治之平江為人閘與寬毅知書
識古今成敗恒以濟人爲心乃浚濟寧臨清之河築
南望高郵之隄刻呂梁徐州二洪之巨錯浚儀真瓜

州之潮港開白塔之河疏清江之浦自徐至于臨清
建陂四十有七以蓄洩水自淮至於通州濱河置舍
五百六十八居卒以治淺緣隄鑿井樹木以待暵者
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初漕僅倍於
海後乃五之而事不墮兵不疲其法至于今是賴嘗
論分倉漸運之便漕運官軍之勞馬快船夫之弊亦
皆可施于今者自有漕以來鮮有武臣典漕倖有勲
績如平江者也

蓋自有漕以來宋禮之功在會通陳瑄之功在淮南

景泰初徐有貞沙灣之後無漕運道北至臨清南至

濟寧四百餘里而弘治五年中劉大夏往張秋之後

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土沉而埽壓之

統以石堤輔以混柱度可三里許二人皆有功于漕

嘉靖初沛縣河闕沛河上接南陽穀亭沽頭下出留

城南陽開左滕縣而右魚臺開出其中其地高聳滕

沛間有昭陽湖者又最下黃水每漫漕趨之諸臣請

開新河於昭陽湖東其地東北接沙河南接留城延
袤百四十里肇與南陽等明年總督河道御史盛應
期以請許之約作者六萬人費二十萬計工已半屬
旱災脩省言者多咎新河乃詔罷應期六罷

初應期議開新河管河郎中柯維熊贊之甚力
應期督工趨迫人多怨囂朝議罷後應期請毋
停工緩之一月保可終事維熊復甚言其不便
應期亦上疏自理部議上應期維熊俱坐罷職

應期果毅任事既奏開新河日謬議紛起款急
於見功以杜衆口遂以嚴急興怨未成而罷然
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跡疏之運
道至今蒙其利云

十三年河決趙皮寨穀亭流絕濟寧徐沛間淤數百
里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天和言慮欲行河恐故
道難復惟濬淤脩閘復先朝成憲為便因培低閘濬
月河為減水順水閘堤作者十四萬人費七萬餘為

之三月成上晉天和十四年河決沛縣等處流
直秦溝淤運道百餘里總河者為潘季馴季馴求復
故道而已而工部尚書朱衡則開湖東新河如盛應
期所治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溯三河口淪
舊河脩馬家橋隄過河出飛雲者盡入秦溝是名夏
鎮運道大通為穆宗元年黃河衝塞改行茶城與漕
交會其後隨淤隨濬又復別濬之然治河之臣先後
不一徒知別濬行河而不知夏秋之間黃水大發濬

弱黃強當其交處倒灌入河。渠淤澱固其勢也。苟與黃會何往不淤。故李馴之論治水惟求故道順治之而已。四年高家堰大潰。淮湖之水淦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入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為巨浸。每歲之夏。淮陰畚土塞城門。竇穴出入而城中衢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倒折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上源停住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上即家起李馴治之。李馴緣河築隄百

五十里近者為縷隄洩驟漲遠者為遙隄防橫溢既
成二洪流駛如故李馴之言曰河性湍悍善溢多徒
者流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無散
漫無填闕河乃可治此令神禹復生不易吾言矣六
年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復議開泇
口河以達其勢李馴言泇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
淮楊北決漴沛漕渠不相屬泇處中將焉用之李馴
尋被劾歸詔朱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履視則泇口

限嶺阻石則竟報罷恭復以仁惠總築三受降城法
為徐邳順水隄三百餘里運艘束於河流邳睢之間
可以稼嘉隆間治河者以衡恭李馴為績恭之言曰
行河有八因一河未泛而北運目河未凍而南還目
風南北為運期因河順流為運道因河安則脩隄因
河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堤修治因夏秋則據隄防
守一有二曰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曰夜防曰
風防曰雨防有三策焉夏秋水發運舸度河漕既愆

期河無全算是謂無策運水入閘國計無虞黃水壩
隄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
際河復安流是謂上策閘有三曰石閘業石為之有
龍門有雁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閘漕長恐洩木板
為之視閘廣狹而多寡焉曰土閘口水出口與河上
下相懸為埧畱水以與河接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
堤有縷水堤水之為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
勢急則通緩則闕縷水之堤因河勢而束之也治水

者使之截水之隄遏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
隄有三夫編設曰徭夫召募曰募夫借派曰白夫有
堤無夫與無堤同有夫無舖與無夫同堤以防河夫
以守堤舖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
流治不足先上源李馴之言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
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元宋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
賈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
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

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元宋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
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為
善又曰或問河隄之決可罪河乎曰河無不暴安在
守耳譬孟水執事不戒損孟一隙水必迸出凡罪水
者悉官吏妄避自解也

通惠河即玉河也發源昌平州神仙泉過榆河會一
泓馬眼泉遠甕山後匯白為七里溝東入都城西水
門貫積水潭積水潭者皇城内西海子也又稍東從

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袤一百六十里元郭守敬所鑿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元人召通惠烏國朝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先請修之以省從張家灣陸輓者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往視還言元人舊引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山陵恐不宣地理一畝泉經白浮口山溝兩水衝截西湖草橋泉源不深遠俱難引惟玉泉龍泉及月泉柳河等泉皆出西北

一帶山麓誠從西湖源頭開分青龍閘引諸泉水匯湖從高梁河量去其半仍從金山河出餘自都城外濠流轉與之會更洩入三里河水閘而併流大通橋河隨旱潦為啟閉庶運舟近倉為便明年發軍夫九萬餘往治尋以災異罷後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銑等濬之一年而成自都城東大通橋抵張家灣渾河口百六十餘里漕船稍通然坐獨引西湖泉水之半不踰二歲淺澁如舊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請復

開之上使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郎王詔往議軌等
言漕國計也必如元人引白河故事大船皆可直達
京師則必大興工役其費稍鉅惟據見存故閘稍脩
治之聽小車剝船並行而載且以便歸運之軍詔曰
可

白河源出胡地經密雲縣靈霧山為潮河川而富河
響口河七度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於此會名白河南
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

河竝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矜白河之流
於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潦冬春水微則病澁藉濬
治焉

沁河出沁源縣綿山東谷經太行山麓至武陟縣境
與黃河會而東注達徐州前代嘗引以通衛國朝猶
然河趨陳潁入淮不與沁合乃開沁達徐而入衛之
道湮其後建言者皆請引沁達漕然沁終不能入漕
也議遂寢

衛河舊名御河出輝縣蘓門山北泉東北流經濬大
名館陶諸郡縣下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為二其
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
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今為運河自德州
而下漸與海近卑窄易衝潰水樂十五年命宋禮經
度二小渠泄瀑水入土河復穿小渠抵海豐縣大沽
河入海正德十三年引漳水西通入河其後有言引
黃河入衛通漕以達京師者然皆不行

濟河發源為沆既東為濟出恒曲縣王屋山既見而
伏東出濟源縣二源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河復
出河之南溢為滎又東出於陶丘又東北至壽張縣
安民合汶水北東至博平入海此汶之故道也元時
作堽城埧遏汶入沆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會于
淮我朝遏汶入南旺於是沆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得
通沆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
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河

沂河源出曲阜尼山西南分流為二一西流至兗州
府城東金口埧上與泗會一與泗南下二水南趨其
故道從塔里河出師家莊閘河元時作金口埧過二
水由黑風口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國朝因之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家沱沂水諸泉
與沂水汶合流至邳州入淮按職方氏青州其浸曰
沂口禹貢于徐州亦曰淮沂其乂蓋青沂源也徐沂
流也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源竝發循山西流二里過卞莊城合為一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轉南流經橫河與沂合元人遏令由黑風口入濟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為滎又東出陶丘北又東至荷澤又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又東北至博平縣入於海又自泰山北與東南諸谷水西匯于黑水灣又西北匯于柏崖灣抵渴馬崖北又湧為趵突等七十餘泉復溢為大小清河元人填金口傍有河西

通濟流竝入會通河永樂中宋禮開會通河自安山
河西南行由壽張而北至東昌入西北抵臨清引汶
絕濟屬之衛

淮河山平氏縣胎簪山經桐柏其流始大至泗州龜
山橫截遂界沙湖洪澤諸湖出清河口與黃河會東
入於海

汶河三源一名小汶一曰大汶一出萊蕪縣原山陰
與寨子村合而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天井開以濟運

國朝因之山東水文最大伏秋防暴漲焉

洸河洸支也水經不載元人于寧陽堽城作斗門遏
汶益漕洸名始著自寧陽縣西北南流至高吳橋會
寧陽諸水經濟寧城東與沂泗合入天井關元人故
道也宋禮分水南旺汶不復堽城會洸然洸不可無
紀也

盧溝河出太源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
為渾泉而為桑乾河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經太

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為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為渾河一南流至霸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盪遷徙不常往代雖常脩築國朝特重云

桑乾河發源馬邑金龍池百斛湧泉迤邐東下從大同古定橋抵保安州又流至盧溝會于天津起盧溝橋務里村至古定皆可舟議者欲道宣大運道以中

道有石阻乃罷議

滹沱河出繁峙縣泰戲山匯為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又東北至青縣分山河口入運河下直沽入于海班史稱徙駭是也後訖湮不可據至國初流藁城迄今又不知幾徙或謂河東趙真定由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會衛河入海其故道自紫城口衝潰東流道非其故而東鹿深州被水患後屢議濬復中官大家重弃成田不欲也

薊州河運薊州軍餉也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時有漂沒天順二年開直沽河焉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也起鞏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止袤百四十五里

密雲河運密雲官餉也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與潮河川交會水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楊惇請捍塞就通利合以濟餉四十二年總督劉燾發卒濬治而潮河川直達通州凡密雲

鎖歲十萬悉用小舟轉粟省車輓入河費上嘉肅賜
賚之

天津海口新河長十四里四十八步由王家淺抵
冀家灣開運道

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曰水櫃儲泉以益不足在
運河西曰斗門分漲以洩有餘南旺湖屬濟寧州週
圍百五十餘里運渠貫其中東岸為南旺東湖汶水
自東北來界為二界之北為馬踏湖南為蜀山湖俱

屬汶上縣又南為馬場湖屬濟寧皆綿延可七八十里又南八十里為南陽湖即獨山湖屬魚臺縣圍七十餘里引沙河迤其中入新河西岬為南旺西湖北三十里為安山湖屬東平州屬八十三里餘百二十步南百九十里為昭陽大小湖大湖袤八十里小湖殺三之一連而貫圍八十里餘北屬滕南屬沛放水入薛河從金溝口以達舊運河益嘗君封薛故名薛河也已而河決乃弃沽頭開新河于湖東南陽在東

昭陽在西去湖水益遠蒲灣泊或家湖屬汶上赤山
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連注八十里屬徐州
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蛤蟆湖長二十里周湖如
之連汪湖殺四之一柳湖猶是俱屬邳州落馬湖長
六十里茅湖次之黃墩湖殺三之一侍丘湖長三十
里舍基湖如之埤子湖袤增五十里俱屬宿遷縣太
莊湖長十里崔鎮湖三之一俱屬桃源縣杜村湖長
十里萬家湖如之俱屬清河縣是諸湖者運河之外

也而藉以資運管家湖在淮安府白馬家湖長三里
記老湖三而十之即寶應湖也界首湖一名津湖里
與白馬埭俱屬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湖東夾
河是名康濟屬高郵州故名高郵湖也運經高郵九
十里湖居三之一焉故東直南北為隄舟行其中西
風與舟觸輒敗弘治六年戶部侍郎白昂請更鑿複
河利牽挽既成賜名康濟河也即伯湖長十里有八
屬江都縣是諸湖者運道之經也南道江北通淮歲

脩之費視南旺諸湖倍

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
蕪泰安肥城東平之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
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
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為天井派也
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
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
湖以達新河是為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

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為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
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
當至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桃始花水泮雨積川流
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華水四月
龍麥秀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謂之瓜蔓水朔野之
地深山窮谷水堅脫泮盛夏消盡而沃蕩山石水帶
磬腥併流乎河故六月中旬謂之磬山水七月菽豆

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蘆華謂之荻苗水九月重陽
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謂之復槽水十一
十二月斷水襍流盛寒復結謂之蹙凌水非時暴漲
謂之客水皆當巡守而伏秋勢最盛則當晝夜防此
其資國儲者也若夫湖塘陂堰以至川原所過渠溝
可引在郡國多有之民間往來藉溉浸舟行井飲之
利善為政者或疏以便民或隄防之以捍患太祖初
定天下詔民間有以水利奏者遣行視脩治益其重

也茲記其要且大者附焉

沿海之塘海鹽為大海鹽縣勢濱海延袤一十八里
北有乍浦山遠峙三十里外南則秦駐白塔二山夾
峙一隅與乍浦相望勢若拱抱而海鹽居其西南之
一灣潮水自東北來趨潞洩無歸一遇東北風起怒
潮奔騰摧擊勢不可當所恃為捍蔽者惟土石二塘
洪武二年肇建石塘焉

川都江壇自秦時鑿江水灌成都田歷代皆用鐵石

水溢輒復壞洪武九年彭州知州胡子祺易以竹木
省費利溥民便之

洪武十二年從曹國公李文忠言命陝西、安府、寧
築城中遙引龍首渠水從城東注入民獲甘飲無鹹
鹵焉

二十三年脩崇明門二縣潮決堤岸共二萬三千九
百三十三丈後淮揚蘇常民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
餘人

二十四年築上虞縣海隄四千丈作者萬六千一百六十人是歲脩寧海奉化二縣海隄共四千三百四十丈作者萬一千六百餘人

二十五年濬潭陽縣銀野東堤河道至胭脂河壩共八千三百二十丈作者三十五萬九千九百人

二十六年鑿鬱林州南流北流中隔之江以通舟楫三十一年命長興侯耿炳文發民兵修涇陽縣洪渠堰又濬堰渠十萬三千百六十餘丈堰故灌田二百

餘里利及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

永樂元年嘉定縣民程言東吳水利舊有錢塘吳淞
婁三江所仰財賦數百萬吳淞一江連跨蘇松東抵
滄海西接太湖澱湖之水溢則洩於海七潮則入於
湖比年壅塞為平陸水脉不通五六月間旱高田概
槁至七八月霖水漲溢又盡淹沒民所以典鬻男女
蕩析產業甚至棄散逃走而負徵歛上以蘇州知府
楊宗不治徵下獄使原告詣疏鑿原告上奏臣行視

水利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嘉
湖常三郡土田下少高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
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注潏山等湖以入三泖
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
海臣謹按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五百十餘
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前
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
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多淺窄處自下界浦抵上海縣

南踰浦口可三百餘里灔沙淤泥焚蘆叢生欲即開
濬為力又大臣相視得嘉之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
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急流至
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港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
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之大黃浦乃通吳
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踰浦
口可徑達海宜浚接大黃以達泖湖之水此禹貢三
江入海故道也上從其言事成復命復言水雖由故

道入海而舊河港未盡疏濬恐淺狹淤塞不足經久
上復使治之命大理少卿袁復副原吉復浚蘓州千
澱浦致和塘安亭顧浦陸皎浦尤涇共二萬九千二
十丈浚松江大黃浦赤雁浦范家浜共二萬九千丈
而下流疏通是年復濬通州徐竈食利等港共萬八
千七十三丈作者萬一千七百餘人

六年命平江伯陳瑄脩海門縣捍堤岬亘南北百三
十餘里作者丁夫四十萬人

十二年脩壽州安豐塘水門十六座及牛角堤抵新
俞舖隄萬三千五百餘丈

正統十三年疊溪守禦千戶所以所無井泉就水飲
馬溝為番蠻所困巡撫右僉都御史寇深鑿飲馬溝
水入城邊人以為功

天順二年脩四川萬工堰可灌田千餘頃名萬工以
費工也

八年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奏西安府城內井

鹹苦飲者輒病舊引龍首渠水從東門以入水道依山七十里而遙且水利止及南餘三方皆不及城西南泉河相距灌一里許城穿一渠引水從西入今與龍首渠水相濟闔城之民利焉可其奏

杭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自唐刺史李泌引湖水入城中為六井然後民足水井邑日富無可灌田宋守臣蘇軾復鑿為九渠後漸湮失成化十一年浙江右布政使寧良議錢塘門左湧金門右其間有九渠

之一亓可回舊路復濬以通湖水且構橋置閘便來往禦暴漲詔允其議民甚利焉

弘治七年命工部左侍郎徐貫右僉都御史理浙西諸郡水利貫請以主事祝莘從時浙西水道自吳原古濬治之後年久湮塞貫命莘濬吳江長橋一帶導太湖水散入澱山陽城昆城等湖即復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開茆港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開斜堰七舖監鉄等塘洩陽城湖

水各注於江海下流疏通乃開湖州縷涇常州百瀆
洩所受諸山湖水俱入於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
運河水由江陰入大江而上流亦通焉是役也計脩
濬河港涇瀆湖塘斗門堤岸百十有五道作者十一
萬六千二百八十餘人給口糧十五萬三千五百七
石論者為祝萃之功居多

石匱書曰自有治河以來議者斷：乎禁：乎稍有
不行別議鑿濬費不貲矣余觀劉天和潘季馴所論

則治黃河在循故道治漕河在沿舊制而已物有小
大物之形也情則一而已矣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寧異情者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有所濺之則
加溢矣有所控之則旁泛矣去其控者其漂可消也
黃河雖大何以異此予讀李馴治黃之議但欲循河
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畱行而又近為縷隄
縷隄之外復為遙隄使水益淺遠以不至旁決蓋嘉
靖隆萬之間李馴四治河二皆殆